

# 《天文学家的妻子》的荣格人格理论解读

王玉倩<sup>1</sup> 张淑梅<sup>2</sup>

华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唐山 063210

**摘要:**《天文学家的妻子》是短篇小说家凯·博伊尔的作品之一,文章主要从主人公艾姆斯夫人出发,运用荣格人格整体论中的阴影,阿尼姆斯,人格面具来分析其作为父权背景下的女性寻找自我的过程。

**关键词:**《天文学家的妻子》;荣格人格理论;阴影;阿尼姆斯;人格面具

## An interpretation of Jung's personality theory in the Astronomer's wife

Wang Yuqian<sup>1</sup>, Zhang Shumei<sup>2</sup>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ngshan, Hebei 063210

**Abstract:** The Astronomer's wife is one of the works of short story writer Kay Boyle. Starting from the heroine Mrs. Ames, this paper uses the shadow of Jung's personality holism, Animus, personality mask to analyze her process of seeking self as a woman in the patriarchal background.

**Keywords:** Astronomer's wife; Jung's personality theory; Shadow; Animus; Personality mask

### 一、引言

《天文学家的妻子》是美国20世纪著名女性作家凯·博伊尔(1903-1992)的经典短篇小说。作者凯·博伊尔是一位一生有着鲜明正义感和时代责任感的作家<sup>[1]</sup>,美国的《1970年以来的美国诗坛》把她誉作“无畏的象征。”<sup>[2]</sup>。该小说展现了女主人公艾姆斯夫人在遇到水管工之后萌发出的情愫以及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博伊尔作为关心政治运动的作家,反对把女性主义生存空间局限在狭小的“自己的房间”里,这一最终不属于她的房间只能使她自我封闭、孤芳自赏,以至于主体消亡<sup>[3]</sup>。

前人对于小说的研究侧重于女性主义,已经分析小说的空间布局和环境描写,同时也有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女主人公的人格。文章是从荣格的人格理论来剖析女主人公的自性化之路,同时结合女性主体意识与人格的发展来对小说进行分析。

故事的创作背景处于现代主义写作阶段,在强大的

### 作者简介:

王玉倩(1998-),女,山东潍坊人,汉族,华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族裔文学与女性文学研究;

张淑梅(1972-),女,河北唐山人,汉族,华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族裔文学与女性文学研究。

男权背景下,女性的个体化意识非常薄弱,女性是属于家庭,属于丈夫的。从时代背景来看,女性自性化之路是非常艰难的。从荣格人格整体论来看,自性是荣格所追寻的最高境界。在荣格心理学中,整体人格的思想是核心。人的精神或者人格,尽管还有待于成熟和发展,但它一开始就是一个整体,这种人格的组织原则是一个原型,荣格将其称为自性(self),是一种体现心灵整合的原型。在小说中,社会与家庭的男权打压下,强权位于女性意识之上,家庭与丈夫是女性的依托。小说通过女性从房子中走出阴影,发现内心的阿尼姆斯,尝试摆脱人格面具,最终尝试找寻自我的方式,展现了凯·博伊尔对当时女性生存环境的反思,已经对女性可以找寻自我的期望。

### 二、丈夫与男权社会——内心阴影来源

荣格用阴影(shadow)来描述我们自己内心深处隐藏的或无意识的心理层面,阴影的组成或是由于意识自我的压抑,或是意识自我从未认识到的部分<sup>[4]P189</sup>。丈夫作为这个家的男主人,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但却在支配着艾姆斯夫人的行为。从文中的一些词语我们可以感受到丈夫对于艾姆斯夫人的生活来说,并不是一个积极人物,“她朝夕面对着那始终无动于衷、让人捉摸不透的冷漠”,“那男人每次都犹如一股新涌起的浪潮,这

女人只得顺命地咽下,那男人一贯的沉默示意她该这么做。”<sup>[5]P24</sup>艾姆斯夫人早上起来就要行使“做家务的主动权”,艾姆斯夫人一直作为天文学家的附属品存在,属于自己的名字在结婚后似乎也消失了。艾姆斯夫人在水管工出现之前似乎一直是这样生活的,早已习以为常,个体意识渐渐被家庭生活所磨灭。

作者不仅直观的去书写丈夫对艾姆斯夫人的支配,同时从环境描写侧面展现出男权社会下,女性在家庭中感受到的压迫感。“这一带只散落着几栋别墅,保留着原始古朴的风貌,然而,在她脸上映不出一丝这样宁静的美。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古怪异样,好像都面对着那张苛刻的脸孔,与一种狰狞的势力较力。”<sup>[5]P25</sup>别墅附近的环境描写表现出了别墅里的主人的生活状态,“苛刻而又狰狞”的阴影逐渐掩盖了艾姆斯夫人的个人意识。

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形成了艾姆斯夫人的个人无意识服从,她会听从丈夫的使唤,做家务成为她的主权,自己的名字被“艾姆斯夫人”取代,似乎所有的事情就是“应该”如此。荣格所谓的阴影是指被压抑的欲望、不文明的冲动、不道德的动机、幼稚的幻想和怨恨<sup>[6]</sup>,在这种环境下,艾姆斯夫人内心的阴影产生,为后面艾姆斯夫人的不寻常举动埋下了伏笔。

### 三、水管工——带来光亮的“阿尼姆斯”

阿尼姆斯(animus)是荣格原型意象理论的一个概念,既是原型的意象,也是女人的情结。在年轻的女性,其阿尼姆斯可能会是像父亲或者老年人一样的形象,而成熟女性其对象可能会是运动健将<sup>[4]P183-184</sup>。艾姆斯夫人作为一名已婚女性,她的阿尼姆斯则是类似于运动健将一样的形象。当艾姆斯夫人第一次见到水管工,文章对水管工的描述是“魁梧健壮”,“粗犷的眼神”,后面对于水管工的描述也是诸如此类的形象,“天文学家的妻子看着他瘦削的脸庞,高高凸起的颧骨,深皱的眉宇。他的肌肤如优质的木材刮净,结实,气候的摧残晒得他黝黑。他的手指粗壮,但她能理解,紧紧地勾着锁环,握住下水道的铁盖儿。手背上隆起一团团的静脉血管。”<sup>[5]P27</sup>种种描述为读者展现的就是一种健康壮硕的男子形象。这种形象吸引了艾姆斯夫人的目光,艾姆斯夫人的情感也开始出现变化。“天文学家的妻子想到要说的话不禁翘起嘴角儿,笑了”<sup>[5]P27</sup>。紧接着上面的健康男子形象描述后面就是艾姆斯夫人的表情变化,“不禁翘起嘴角”说明艾姆斯夫人对水管工的情感有所变化。

男权社会下,性别的二元对立意识尤其明显,而水管工以一个健康壮硕的阿尼姆斯的形象出现,他不仅有男性的壮硕外观,还有女性般细腻的内心里,这无疑是一个阿尼姆斯的形象与艾姆斯夫人站在了同一条战线,让艾姆斯夫人在自性化之路上更进一步。“他大胆的盯着她

的脸,深情的,流露出一丝爱意。”水管工对艾姆斯夫人流露的爱,给艾姆斯夫人阴影之下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光亮。当女性体会到了自己与阿尼姆斯的真实关系时,它就不再造成困惑,而成为理智、沉着、平静和平衡之源<sup>[4]</sup>。

### 四、艾姆斯夫人——在人格面具之下的女性缩影

从分析心理学的意义上来说,人格面具(persona)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我们所表现给别人看到的我们。“persona”一词源于演员所带的面具,用来表示他扮演的角色,而人类的人格面具并非真实本来的自己<sup>[4]P149</sup>。人格面具与阴影是相互对应的原型意象。当女性在人格面具的枷锁之下的时候,其内心的阴影也就愈加阴暗。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男权主导社会,女性在集体与社会的影响下逆来顺受,在对男权主导环境的妥协下逐渐形成了自己作为“男权附属品”的这一类人格面具。

艾姆斯夫人一开始的形象就是一位保守的家庭妇女形象,她要一大早起来“行使自己做家务的主动权”,家里水管出现问题,接待水管工这些琐碎的家庭小事她都要操劳,接待水管工的时候,“天文学家的妻子赶忙披上白色和血红色相间的外套,扣子直系到脖领儿,捂得严严实实的。”<sup>[5]P26</sup>这里所强调的是,作为天文学家的妻子,作为天文学家的“私有物品”,在面对其他异性的时候都要将自己包裹好。这也是男权社会下对女性的一种要求。裹上的“严严实实的”外套其实就是带上了“人格面具”——作为天文学家的妻子这一身份的面具。在家庭这一语境中,需要符合“天文学家的妻子”的表演风格——内敛而又贤惠。

“当万籁俱寂,生命尚未复苏时,醒来那一刻是令人不悦的。可此时的女人们,不得不在朦胧中独自开启她日常的新页:调准时针,钟摆便铛铛地敲响,或抬高嗓门,走过每个房间,让生命的脉搏开始跳动。”<sup>[5]P23</sup>文章最开始的称呼并不是“艾姆斯夫人”,而是“女人们”,说明艾姆斯夫人并非唯一一位带着人格面具生活的女性。故事的创作背景是现代主义时期,在强大的男权背景下,女性都要以“xx的妻子”“xx的女儿”的身份生活着,而这些身份,就是男权社会给予女性的面具。女性为了适应外部环境而丢失自我,舍弃自我意愿,来换取环境内权力掌握者对她们的肯定,深深地陷入妻子或者女儿或者母亲的角色中,被角色和面具所控制,造成自我的缺失。艾姆斯夫人以及“此时的女人们”就是男权社会下的受害者。

### 五、选择“向下走”——踏上自性化之路

荣格在1921年出版的《心理类型》一书中表示“自性化包含着与社会规范的某种程度的对立,社会规范不具有绝对的有效性”<sup>[4]P165</sup>。男权社会下的女性要完成找寻自我,踏上自性化之路,需要正视藏在内心深处

的阴影。前文中提到的艾姆斯夫人内心深处的阴影来源于男权社会的压迫，艾姆斯夫人需要将被压抑的潜意识释放出来，当主体意识与内心潜意识整合完成，人格的重心就转移了位置，它不再停留在意识，或者意识自我（ego）层面，而是转移到意识和潜意识之间一个假想的层面，被荣格称为“自性”<sup>[7]</sup>。

男权社会下的对女性的规范行为颇多，中规中矩的家庭主妇形象是社会所要求的。艾姆斯夫人的人格定位就是天文学家的妻子，属于上层社会，贤惠与贞洁是社会与家庭所要求的，她就如“满满大厅的那摊死水”<sup>[5]</sup><sup>P26</sup>，循规蹈矩，勤劳贤惠。艾姆斯先生是一位眼高于顶的男人，有社会地位，爱做梦，爱爬上房顶，爱出门闲逛。而水管工则是工人阶级，地下管道给大众的印象应该是黑暗潮湿，充满了污泥浊水的地方。但出没于下水管道的水管工却给这一滩死水掀起了波澜，他们走到大厅，快速下楼，走到花园，艾姆斯夫人感受到了阳光，脸上也因为阳光的出现而变得红润。水管工向她讲述地下管道的美妙之处，而她的丈夫从来不会表达他自己满腹的思想，他只会沉默与蔑视。“他那蔑视的神情，仿佛冷寂的荒漠，环绕在他四周，令她畏惧”<sup>[5]</sup><sup>P27</sup>。

作为天文学家的妻子，社会称之为上层社会的女性，通常不会进入脏兮兮的下水管道，而文章的最后艾姆斯夫人却选择走进下水管道，并且挽着水管工的胳膊。艾姆斯夫人作为一名长年生活在房子里的女性，对于自己的身份认知是“天文学家的妻子”。即使这位天文学家和她的共同话题很少，对她很冷漠，和她相似之处也很少，但是因为自始至终都活在丈夫的妻子这一角色下，她也渐渐失去自我。“生命，生命像广阔的海洋，她却试图在悲哀中诠释它，而女人，则努力地盘缠在漂泊与浪尖的残骸上生存”<sup>[5]</sup><sup>P27</sup>。对于女性来说，禁锢在房子里面，与社会也就几乎隔绝，生活是来自丈夫的蔑视与得不到回应的沉默，女性在此生存环境下逐渐失望。而水管工的出现帮助艾姆斯夫人发现了自我，跟随水管工“向下走”也是表明艾姆斯夫人尝试踏上自性化之路，找寻真正的自我。

在荣格看来，自性化具有双重涵义：一是充分的分化，成为独特、独立的个体；二是超越与整合，重建心理的完整和统一<sup>[7]</sup>。艾姆斯夫人在水管工的帮助下，分化出了另一个自我，在选择是否进入“下水道”之时，对自己的心理进行了重建，对自我的认知更加清晰。走进下水道是摘下人格面具，发现真正自我的一步。

## 六、结语

《天文学家的妻子》发表时期正处于现代主义创作阶段，在强大的父权背景下，女性的个体身份是“消失”的，女性的自性化之路是十分艰难的。

荣格对于自性化定义的表达有三个方面，第一点是自性化过程的目的是人格的完善和发展。艾姆斯夫人一开始对自我的认知是“天文学家的妻子，自我人格是缺失的，而选择走下楼梯，走出房门的艾姆斯夫人是在尝试发现真正的自我。第二点是自性化接受和包含与集体的关系，也即它不是在一种孤立状态发生的。水管工以艾姆斯夫人心中阿尼姆斯的形象出现，通过种种暗示与行为将艾姆斯夫人从思想中的“房间”中脱离出来。水管工和艾姆斯夫人是属于同一阵营的，水管工作为艾姆斯夫人生命中的一缕阳光，暗示艾姆斯夫人可以打破禁忌，艾姆斯夫人接受了这种暗示，表明艾姆斯夫人潜意识与意识完成了真正整合。第三点是自性化包含着与社会规范的某种程度的对立，社会规范并不具有绝对的有效性。自性化是一个过程，艾姆斯夫人作为上层社会妻子的形象，接受与水管工一起打破禁忌，艾姆斯夫人忽略丈夫的叫喊，跟水管工走进花园，最终相信水管工所说的“都是真的”，抓住他的胳膊，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与社会规范对抗的行为。

通过荣格人格整体论来对文中角色的分析，可以预见艾姆斯夫人做出选择后的多种结果。开放式结局并不能确定艾姆斯夫人做出的选择最终是什么，但艾姆斯夫人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萌发自性化的意识，这就是作为那个时代女性的进步与成长。凯·博伊尔作为一位无畏而又充满责任感的女性作家，塑造这样一个角色是对女权主义发展的正向期待，女性可以像艾姆斯夫人一样，从意识与潜意识开始认识自己，找寻自己。

## 参考文献：

- [1] 桂国平. 凯·博伊尔与中国[J]. 外国文学研究, 1990(04): 154.
- [2] 桂国平. 美国“迷惘一代”左岸作家中唯一幸存者凯·博伊尔[J]. 外国文学研究, 1989(04): 46.
- [3] 鲍忠明, 孙红卫. 织就自我的花环—后现代语境下对《天文学家的妻子》的女性视角解读[J]. 名作欣赏, 2015(30): 53.
- [4] 申荷永. 荣格与分析心理学[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5] 金莉, 张剑. 文学原理教程[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 [6] 郭一. 童话治疗与人格阴影—荣格视阈下的安妮·塞克斯顿《变形》研究[J]. 外国文学研究动态, 2016(02): 38.
- [7] Jung C. G. Commentary on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Kegan Paul. 1986.
- [8] 李曙光. 荣格自性化理论视角的人格双性化现象阐释[J]. 当代青年研究, 2009(01): 24-27.